

龍虎寒光劍

司馬青雲



龙虎寒光剑

下 册

司马青云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六月

龙虎寒光剑

(下)

司马青云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1.75印张 188千字

1990年5月第1版

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,000

ISBN 7—80534—235—0

I·213

定价: 4.25元

目 录

- 十七、古庙奇遇.....(1)
- 十八、玉面哪吒.....(27)
- 十九、雁荡五凤.....(66)
- 二十、冤家路窄.....(90)
- 廿一、九死一生.....(118)
- 廿二、古洞冤魂.....(146)
- 廿三、机关算尽太聪明.....(172)
- 廿四、西域之魂.....(208)
- 廿五、怪蟒神草.....(226)
- 廿六、私定终身.....(246)
- 廿七、蛛丝马迹.....(271)
- 廿八、反误了卿卿性命.....(297)
- 廿九、三花聚顶.....(323)
- 三十、正义之门.....(336)

十七、古庙奇遇

黄海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心想：“我这是怎么啦，头怎的这般疼痛？”当他发现自己躺着，想坐起来，但刚一动弹，便觉得胸口处一阵撕裂般疼痛。

他十分吃力地转动着头把四周仔细地打量了一番，见自己原来是躺在一座年代已久的破庙之中。整座庙宇破烂不堪，屋顶上开了好几个大洞，墙的四周结满了蜘蛛网，神龛上的神像早已成了一堆烂泥和一根根木棒，棒上缠着的稻草也已变成了黑色，而自己却正躺在神龛前的供桌上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他想弄清自己是怎样躺在这里的，可脑子里一片混沌，他想喊人，嘴巴张了几次，发出的声音连自己都听不见。他觉得自己好象做了个梦，一会在天上飞呀飞呀，一会在地上跑呵跑呵，似乎天一会冷，一会热，一会象被人脱光了衣服扔进冰窖里，冻得他浑身直抖，一会又好象被人用好几层厚被子捂着，热得透不过气来。

阳光透过洞开了的屋顶把一缕缕金色的光芒洒了进来，照在他的身上、脸上和手上，他觉得暖融融的舒服极了。他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脚，四肢软绵绵的用不上一丝力气。他想运一下气，可气海中空荡荡的好象这空寂的庙宇。

大哥和波儿他们上哪儿去了？怎的连个人影也看不见？突然，一只硕大的老鼠不知打哪儿钻出来，一下子跳到他的身上，大摇大摆地在他胸膛上、大腿上爬来爬去，最后竟然跑到他的脸上蹲下，对着他那双无神的眼睛伸出前爪象猫一样的洗起脸来。

“二哥！”一声呼唤从破庙外传来。蹲在他脸上的老鼠一惊，纵身跃起，箭也似地跳向墙角，一眨眼钻进洞里不见了。黄海心中暗自好笑，刚才还大模大样地把我的眼睛当镜子照呐，怎的一下子就变得那么胆小？

“二哥！”随着又一声呼喊，黄波儿从门外奔了进来。他手里倒拧着一条酒盅粗的大蛇，三角形的蛇头上，一双小眼睛圆溜溜地瞪着。波儿提着它就象握着一根漂亮的马鞭。

波儿走到黄海面前，把手上的蛇高高举起，道：“二哥，你醒啦？”

黄海点点头。波儿欢喜万分地道：“你看我捉到好大一条蛇，这种蛇毒得很。不过它的肉好吃极了，待会我煮给你尝尝。”

黄海有气无力地张了张嘴。波儿忙把蛇扔在地上，把头凑到黄海嘴前。黄海声音微弱地说道：“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大哥呢？”

波儿小脸一变，声带哭腔道：“大哥把那些坏家伙引走了，我们这是在一座破庙里。”

黄海道：“大哥没来找我们？”

波儿说：“大哥不知我们在这儿，你已经睡了两天两夜

了。那些家伙好狠毒，暗器上都喂有毒药。总有一天我也要让他们尝尝中毒的滋味。”

黄海动了动身子，波儿忙将他按住道：“你别动，二哥，我给你煮蛇肉去。”说完见他点着了火，拿出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砂罐和一只小木桶，桶里装着清亮的水。只见他把砂罐往火堆上的三块石头上一架，火正好在罐底哗哗叭叭地燃烧。然后波儿往罐里倒了些水，这才伸手将蛇提起，拿出一把寒光耀目的小剑，往蛇的七寸处一划，顺手往下一拉，整张蛇皮便被他给扒了下来，雪白的蛇肉一下子从中裂开。波儿将蛇头割下扔掉，又将肚里的东西掏净，这才把蛇斩成一节一节地放入罐中，然后走到黄海面前，手里拿着一颗绿幽幽的蛇胆道：“二哥，人家都说蛇胆清凉败火，你把它吃了，也许身子就会舒服些。说不准还能解毒呢。”

黄海也知道蛇胆确实是好东西，特别是这种大而剧毒的蛇胆更是难得一见。因为世上的蛇总是越大越没有毒。而波儿捉到的这条蛇既大又毒，是江南罕见的一种腹蛇。于是他张开嘴，任凭波儿用剑尖挑破蛇胆，将深绿色的胆汁流进他的口里，强忍苦味将胆汁咽进肚子里。

波儿喂完蛇胆，然后解开他的衣服，只见他胸前中庭穴与膻中穴之间的伤口已经发黑并溃烂了，从中散发出一股令人欲呕的气味。波儿小心地用布沾水将黄海伤口处流出的黑水轻轻洗净。望着这日见恶化的伤口，波儿的眼泪似珍珠断线般滚落在地。

自从三天前他们逃脱那伙围杀他们的人的追捕，躲到这

里后，波儿每天都出去寻找村镇，想找个大夫给二哥看看伤口。可是方圆百十里他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一户人家，看到的都是残垣断壁。这深山老林中，上不沾村，下不巴店，眼看二哥的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波儿的心就象在油锅里煎熬，而大哥为了掩护他们逃走，将十多名高手引走，至今又下落不明。他想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找郎中，可又怕山里的猛兽将二哥伤害。他几次想借自己的功力帮二哥疗伤，可忙了半天也是白费劲。他知道自己的功力实在有限，根本无法将二哥体内之毒排出，排不了毒，二哥的伤口就好不了。他记得在二哥身中敌人梅花针时，追他们的人在后面说道“那小子已中了我的‘三日亡魂梅花针了，’三日亡魂，果真是三日便会死么？今天已是第三日了。波儿心急如焚，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只好对着燃烧的火堆默默地垂泪。

不一会，蛇肉已经煮好，满屋子飘着浓烈的肉香。波儿用从庙里找到的破碗，舀了一碗白如奶汁的蛇汤，用嘴吹温了慢慢地喂给黄海喝了，然后自己也随便吃了几块蛇肉。那鲜嫩的蛇肉真是美不可言，可波儿无心品尝。

喝过蛇汤后，黄海的精神似乎好得多了，他让波儿偎着坐在他的身边，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些。

“波儿，二哥恐怕是活不了啦。”

波儿一听，眼泪止不住又夺眶而出，他哭着道：“二哥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会好的。我听那打你的家伙说，你中了他的‘三日亡魂梅花针’，今天已是第三日了，你比前两天精神还好，我想他一定是唬人的。二哥，前两天你一直昏昏

迷迷地睡呀睡的，还经常说胡话，除了喊妈妈、大哥和我外，还老喊什么怡妹、怡妹的。二哥，谁是怡妹？”

黄海有气无力地笑笑，道：“她是你未过门的嫂子。唉，要是师叔在就好了，我也许能活。”提起区怡，黄海便想起了师叔“百幻仙姑”慕容青萍。她可称得上世上制毒解毒的行家里手。

“二哥，师叔他老人家是谁？家住哪里？”

“师叔是你未过门的大嫂的师父，武林人送她一个外号‘百幻仙姑’，她叫慕容青萍，也是我父亲结义大哥的亲妹妹。她对毒道研究极深。与我母亲还有其他两位师叔及你嫂子都住在桃花谷。”

“桃花谷远吗？我去请师叔和母亲来。”

“唉，说它远可我又感到它近在咫尺，说它近它却在昆仑山脉中，快马也得跑上十天半月。”

“二哥，可惜我功力浅，不然你就用不着受那么多罪了。”

“波儿，这不能怪你，你从小未练过武，没有一点根基，可现在也能打过一般高手了。过些日子，我若好不了，你去庐山找师父他老人家，他会给你固体培元，打通筋脉的。到时候，你就会象大哥，二哥一样了，也能给二哥报仇了。你记住二哥的话了吗？”

波儿点头答应，黄海又道：“我若死了，你把我身上这把锁交给母亲，把这本书交给师父，让师父保管它，这把‘龙吟剑’就留给你用，那是母亲的剑，你要好生保管，你

身上的那把‘飞龙’短剑是大哥给大嫂的信物，你要转交给大嫂。三弟，我黄家与司徒汉仇比天高，恨比海深，因此报仇雪恨之事只有你和大哥了，记住，世上的事本难说，恩恩怨怨太多了，到时候你可不能滥杀无辜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能化解之事便化解，但司徒老贼的命是万万不能饶的。我想那天围攻我们之人定是司徒老贼派来的。”

波儿一脸天真地问道：“二哥，师父没教过你解毒的方法？”

黄海觉得食了蛇胆和蛇肉汤后，浑身已不象刚才忽冷忽热那般难受了，精神也更好些，便挣扎着坐起身道：“师父乃当今武林神圣，当然也会解毒。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毒这玩意说穿了并不可怕，不过是被那些故作神秘的人弄得神秘罢了。天下毒物任它千变万化，形形色色，但万变不离其宗。它们不外乎采自草木植物，飞禽走兽，泥土矿石。每一种毒物都有它相生相克的东西，一些擅于使毒的行家把几种不同的毒物掺和在一起，提炼制成另一种毒物，若中此种毒就得制造他的人的独门解药方可解去。比如四川唐家，可说是使毒祖宗了，还有河北的赵家，江浙的卢家，两广的阴家等等，都有各自秘制的毒方，他们把毒或淬于箭镖一类大型暗器上，或淬于钉针一类小型暗器上。大凡中毒者，只要观其伤口形状，病情神态，便可知是中了哪一类的毒物。你说二哥中的是‘三日亡魂梅花针’？这种针只有两广的阴家之人才使用，要解此毒只有阴家的独门解药才行。因为各家各户的独门毒药的解药，都是按自己毒药的相生相克之物，数种混

合配制而成，没有精深的医术和老于毒道的人，是不敢轻易配方解毒的。所以二哥一定是活不成了。”

波儿听黄海这么一说，好不伤心，但他仍不死心地问道：“二哥，难道世上就没一种东西什么毒都能解吗？”

黄海想想道：“武当的‘龙虎金丹’、少林的‘小还丹’、括苍派的‘百草还魂丹’、天山派的‘雪莲续命丹’、昆仑派的‘九转灵芝液’、峨嵋派的‘千年首鸟散’都堪称一流的培元固体、解毒灵丹，但是都不能解天下奇毒。唯有我师门‘九天起死还魂丹’才是克解天下奇毒的灵丹。可现在上哪儿去找呢？”

黄海长叹一声道：“看来我是命该绝此。要是师叔在此，也许还能维持我的性命。”

波儿道：“二哥，你说的是各门派的镇山之宝，我问的是世上有没有能解百毒的东西。”

黄海道：“有呀，雪山冰蚕，南海乌龙珠。”话音至此，黄海象突然发疯似的大笑起来。这突如其来，莫名其妙的狂笑，吓得波儿两眼发直不知所措。良久，黄海才止住笑声，本来苍白如纸的脸更加苍白得无一点血色。浑身因用力狂笑后不住地颤抖、痉挛。伤口由于用力被挣裂，血水脓水不住地往外流，流出来的血水脓水呈紫黑色，腥臭难闻。

波儿哭喊着不断地用身上撕下的布条为黄海擦着伤口。慢慢地黄海不再颤抖和痉挛了，豆大的汗水已将他的全身湿透，他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好象要说什么，嘴张了几次，可波儿一句也没听见。突然他双目呆滞无光，身子一挺又昏死过

去。波儿抱着他的身体哭得死去活来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天已经渐渐暗了下来，破庙里更加昏暗。波儿重新将火烧旺，然后将从外面捡来的干草铺在火堆旁，把黄海轻轻地抱到铺好的草上，欲哭无泪地坐在他身旁呆呆地看着他。破庙外不时传来夜行动物的扑腾声，远远的还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和虎啸。

躺在火堆旁的黄海象死人一样一动不动，波儿每隔一会便伸手摸摸他的脸，他的脸上一会冷如冰霜，一会又滚烫如火。

火堆的火渐渐暗下去，波儿又往里加了几块柴，火苗刹时又窜起二尺多高，把座破庙宇照得通亮。突然波儿象想起了什么，急忙抽出小剑在火堆旁飞快地刨了个长形坑，然后解下黄海身上的宝剑放入坑里，又从黄海怀中掏出那本用油纸包裹好的秘籍，连同自己的“飞龙”小剑一起放入坑里，用土盖上将它们埋好。埋好后他左看右看，偏着头又想了想，觉得似有不妥，便把火堆移到了上面，这才满意地拍拍手重新坐在黄海身边。

夜已三更，黄海依然是昏昏沉沉，时冷时热，一动不动，波儿坐得久了，感到浑身难受，便往火堆里加了几块柴，站起身走出庙外。

今夜本是明月初亏之时，可万里天宇中不见一颗星星，月亮也被厚厚的乌云遮住了，四周黑沉沉，秋风萧萧吹得树林哗哗直响。夜幕下，秋虫唧唧，夜鸟啾啾，可怕的夜鹰和野狗山豺凄厉阴森地哀啼长嚎，在空旷的四野回荡。夜深了。

波儿不自觉地打个冷颤，心中突然害怕起来。他正想转身回庙里去，忽然不远处鬼魅般出现几个人影，断断续续的还听见说话声。这深山野岭，夜半三更怎么会有人来。该不会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吧？波儿心里这样想着。

随着人影渐渐走近，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楚。波儿听得说话的人好象是一男二女，男的声音浑厚清晰，女的娇嫩甜美，好似莺鹂婉啭，好奇心使他依着门框站住了。

“老伯，你说这深山野岭的怎么会有人家？”一个女孩子的声音问道。

“也许是山中猎户吧。”

“猎户这深更半夜也不睡觉？”另一个女孩子问道。

“我们不也没睡觉么？”

说话间三人来到了破庙前，当他们看清倚着庙门站着一个小孩时，无不感到惊讶。波儿也看清了站在面前的三人。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白面无须，剑眉朗目，两眼温和而慈祥，好象总是带着笑容，一身紫衣鲜明华丽，腰悬一柄古里古气的长剑，剑无穗，但剑把上镶满了耀眼生光的钻石。波儿见他正充满惊奇地上下打量着他。

两个女孩大约二十岁不到，一身罗衣似雪，走了这么久的山路，好象一尘未染。她俩也在好奇地看着波儿。当波儿的目光从那男人身上移到两位姑娘身上时，他突然觉得心里荡漾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敢情面前站着的是两位下凡仙女不成？怎的这般美丽动人。看她二人生得娇小玲珑，美艳至极，鹅蛋形的脸上樱唇喷火，瑶鼻琼梁，秀眉入鬓，一双凤

目清澈如镜，明如秋水，青丝高挽如一团飘浮的云，天生丽质，娇艳而不做作，妩媚而不放荡，两人左胸前都别着一朵质地很好的丝绢红色桃花，花如酒盅大小，除此而外从头到脚皆为白色，让人一看就感到秀逸里透出典雅高贵的风韵。

两女婷婷玉立，波儿直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摇神荡。从两女身上散发出一阵阵似兰非兰、似麝非麝的幽香，沁得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清爽。

老人见波儿呆呆的望着两女发傻，心里暗道：圣人说得不错，食、色，性也。看他小小年纪也会对美色如此敏感。想罢他走上前去伸手抚摸着波儿的头问道：“孩子，这夜半三更，你在这破庙里干什么？是迷路找不到家，还是遇上了什么为难之事？”

半年多了，波儿未被人这样抚摸，未受到这般充满慈爱的关心，尽管黄河兄弟俩对他胜似自己的一母同胞，可他们毕竟也大不了自己多少。此刻他仿佛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自己的父亲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便珍珠般夺眶而出。

两位姑娘一见他无声无息地痛哭，鼻子也不觉一酸，在旁边陪着伤心落泪。

老人又问：“孩子，在这深山老林中，你不怕豺狼虎豹？”

波儿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一把抓住老人的手说道：“老伯伯，求您老救救我二哥吧，求求您救救他吧，我这里给您老叩头了。”说着就要下跪。

老人忙一把将他扶住道：“你二哥在哪？他怎么啦？快

带伯伯去看看。”

波儿拉住老人的手，进了破庙，走到火堆旁。两位姑娘也跟了进来。波儿指着地上躺着的黄海道：“老伯伯，这就是我二哥，他被人暗算中了毒针，已经三天了。”

老人蹲下身来，探手拿起黄海的手腕把了一下脉，然后问波儿：“伤在哪里？”

波儿忙将黄海的衣服解开，露出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的伤口，一股腥臭顿时扑鼻而来。老人低头看了看伤口，又翻开黄海的眼皮仔细看了一下，黄海的脸已经变成紫黑色了，肿得好大，根本看不出个人形了。

老人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奇怪，他怎么中了阴家的‘三日亡魂梅花针’还能抗到现在？”他扭过头问波儿道：“你给他服过什么药吗？”

波儿摇摇头。

老人又问：“他是什么时候中的毒？”

波儿道：“大前天下午。”

老人又问：“毒针可取出来了？”

波儿道：“当时我不知道，我把他背了十几里路逃到这里，检查伤口时才发现二哥他中了毒，好不容易才把那根针取出来的。”

老人点点头抚摸着波儿的头称赞道：“好孩子，真难为你了。”

波儿突然道：“老伯伯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打了好大好大一条毒蛇，我把蛇胆喂二哥吃了，还喂了他一碗汤。”

老人点头道：“没用的，那蛇胆解不了毒。”

波儿着急地问道：“老伯伯，您看我二哥他还有救吗？您老要是救活我二哥，我就是变牛变马都侍候您老人家一辈子。”

两位姑娘在一旁也替波儿央求道：“老伯，您老救救他吧。”

老人笑着对二位姑娘说：“老夫与你二位姑娘萍水相逢，看不出你俩不单人长得好，更有一副悲天怜人的好心肠。”

波儿甚是机灵，听老人夸奖二位姑娘，扑通一声便跪在二位姑娘面前：“多谢二位姐姐。”

老人一看波儿如此懂事，心里甚是疼爱，便对他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有老伯在，你二哥死不了。”

波儿一听喜出望外，跪着爬到老人面前，不住地磕头，似鸡啄米一样。老人忙把他扶起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，打开瓶塞倒出两粒墨绿色的果子，递给波儿道：“把它挤破喂给你二哥食了。”

波儿忙遵照老人的指点把果子对准黄海的嘴，将它挤破后喂进他的嘴里。

老人又从瓶里倒出三粒果子来，每人一粒递给两位姑娘和波儿，然后说道：“这圣品乃老伯我无意得来，今天有幸结识三位善良好心的小友，老伯一人给你们一粒，快将它吃了，对你们大有好处。”

三人接果在手，依言将它放入口中，咬破咽下。三人不

约而同地问道：“老伯伯，这是什么果子呀，又苦又香。”

老人，其实就是“玉面神剑”黄琦，黄大侠。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差点毙命的黄海的生身父亲，也是黄波儿的义父。只是他们互相都未见过面，不认识罢了。

黄琦见三小问起这果子，便哈哈一笑道：“这个，老伯我也不知叫什么名字。好啦，孩子，明天包还你一个活生生的二哥。你们二位姑娘，老伯我看得出是习过武功的人，现在肚子里是不是有一团火？”

二位姑娘点头道：“好热的一团火在肚子里滚动呢。”

黄琦道：“好，把那团火提到气海，然后按你们本门心法行功将它化开。”

二位姑娘依言就要坐下去，黄波儿忙说道：“二位姐姐，且慢。”

二位姑娘不知他要说什么，忙站住不动。

波儿将身上的衣服脱下，铺在神龛前的供桌上，这才说道：“二位姐姐，请坐上面吧。”

二位姑娘哪肯上坐，其中一位将衣服拿起，给波儿披上。波儿又将它脱下铺好。

黄琦见状说道：“既然是这位小弟弟的心意，二位姑娘就不用客气了。”

二女无奈只好坐了上去，盘膝合什，心问口，口问心运气行功去了。波儿这才走到黄琦身边，从已撕坏的衣衫上撕下一大块布，铺在地上对黄琦说道：“老伯伯，您请坐。”

黄琦也不客气地坐了下来，波儿偎在他身边说道：“老